【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戏剧的感召力

国家大剧院戏剧场。在全场观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中，威尔第著名歌剧《假面舞会》落幕了。舞台中央，刺杀者雷纳托仍然在悔恨的痛苦中，跪抱着古斯塔夫低垂的头颅。这是一个可以避免又无法遏止的悲剧，情节和结局足够震人心魄，让观者产生深深的悲悯。正是因为这样的悲剧力量，这因误会、嫉妒而产生的仇恨，由仇恨引发的谋杀，死者在刺刀还插在胸中时宽恕所有背叛者的慈悲之声，以及他为阿米莉亚证明清白的崇高，让观众感受到经典戏剧的崇高美和艺术力量。观众好像已经忘记了台上的悲剧，而只为所受到的戏剧感染热烈鼓掌。是啊，未必一定是要实现惩恶扬善才能彰显艺术的魅力，在不可收拾的悲剧中，通过谋杀者的跪拜和悔恨，濒死者的襟怀坦荡，无辜女性痛苦的眼泪，戏剧力量同样甚至更加得到彰显。

《假面舞会》原本是根据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被刺杀的故事改写而成。古斯塔夫因执政产生的矛盾被谋杀，改写成被爱情的嫉妒之火灼死。据资料介绍，早在1860年排演过程中，因为现实里正好发生了有意大利人企图暗杀拿破仑三世事件，于是编剧把人物背景转移到北美，瑞典国王变成了波士顿总督。于是，这部戏就留下了两个演出版本，斯德哥尔摩版和波士顿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看到的剧情介绍折页里，会说明本次演出是以斯德哥尔摩为背景的版本。但我更想强调的是，戏剧艺术原来可以具有如此超拔的力量，在抽离出故事发生地和历史背景后，在不同的时空里，仍然可以保持如此饱满的戏剧张力。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而这美好的被击碎以及无法改变本身，就可以产生足够的视觉和情感冲击力，让人无法忘怀。我希望这样的戏剧能不断出现在舞台上，并给当今戏剧创作者带来足够多的启示。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教授

新媒体追着经典跑

抖音“史铁生”相关话题播放量破30亿次，微博上“史铁生”相关话题达上千万的阅读量，《我与地坛》在多个榜单位列非虚构榜单前三，被膜拜为“全网嘴替”——史铁生当年写作时，可能想不到多少年后有这些新平台，更想不到读者会在新媒体上读他的文字时“哭成个傻子”。这就是经典文学的力量：当你感到自己疼时，说明你活着；当你感到别人疼时，说明你是一个人。史铁生写的是自己的疼，更是人之为人共同的疼，所以能产生一种跨越时间和媒介的强大力量，让年轻人感觉如子弹般“正中眉心”。

其实，对于这一代年轻人，他们在新媒体上读史铁生，并不是“开始”，而是“重读”——中学课本邂逅之后的重读。想起卡尔维诺描述“经典”时谈到的一个重要特征：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史铁生的书正是如此，它的经典性在于，能作为美文范本或“深度好文”进入中小学课本，更在于，年轻人到了一定年龄后，又会回过头把它翻找出来，再一次读，在当年没读懂的地方泪流满面。当年的阅读只是一个“身残志坚”的榜样，与张海迪、海伦·凯勒并驾齐驱的理想作文素材，如今才知道那种阅读的浮浅。

经典就像这样，他能陪伴一个人从孩童到长大，从中年走向老年，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的领悟。一个网友说，小时候背《秋天的怀念》，只是机械地当作业完成。后来外公去世，她因为在外地工作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几年后再重读《我与地坛》，才明白那句“她出去了，就再没回来”描述的是多么深刻的遗憾。

这也是很多年轻人也喜欢在新媒体上一起读经典的原因，能随时交流，随时分享，随时在阅读时听到他人的故事，交换彼此的故事与心得、劝与听劝，把经典的阅读当成一种社交媒介，一种心灵沟通的桥梁，这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拥抱——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唉呀，太有共鸣了，我也有这样的体验。你看到的“金句”，不只是你所认为的闪光的句子，无数人同时在下面画线摘抄。这样的阅读方式，将以往的、当下的阅读痕迹都传承给了我们。书的内容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呈现在自己面前，晦涩难懂的地方也不会成为阅读障碍，“名著阅读恐惧症”得到了治愈，在这里，总有人陪你一起去克服、翻越与治愈。

天文数字般的阅读和收藏量，见证着新媒介的力量，年轻人对经典阅读的热爱，更见证着经典本身的力量——真正的经典，不必去追赶时尚、追随某个人群，或追随某个新媒体，相反，新媒体、新技术、新人类会追着经典跑。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还我本来面目”

有家餐馆，众口交誉，大家都说厨师像魔术师，能让菜肴以大家意想不到的面貌呈现。

第一道开胃品，便紧紧地攫住了众人的目光。

苦瓜、南瓜、冬瓜、西红柿、茄子、青椒、红萝卜、白萝卜——八种瓜果汇成了五彩斑斓的拼图，惊艳啊！

可举箸一尝，我却大吃一惊。

每一种瓜果的味道，都像是“四川脸谱”一样，变得不复辨认。

苦瓜是甜的、南瓜是咸的、西红柿是辣的、茄子是酸的、青椒是苦的、红萝卜有肉臊味、白萝卜有鱼腥味……

厨师得意洋洋地说：“我精心研制了八种截然不同的酱料，拿去腌制这些瓜果，让它们展现迥然而异的风味，各自精彩……”

嘿嘿嘿，真的是各自精彩吗？

不不不。

就我认为，是各自突兀。

每一种瓜果，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味道，然而，自以为是的厨师却硬生生地夺去了它们天然的原味，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它们，让它们变为不伦不类的东西。

很明显，眼前这一盘被扭曲本性的瓜果全都患上了抑郁症，我好像听到它们在齐声呐喊：“喂喂喂，还我本来面目！”

烹饪如教育。

教书匠漠视学生的潜能和本色，一味牵着学生的鼻子跟随自己的意愿走；而真正的“灵魂工程师”呢，却会顺着学生的本性、兴趣和能力加以启迪，让他们在保存自我特色的情况下发光发亮。

【旧刊重识】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白天鹅的逆袭

1983年4月，《人民日报》记者在广州采访，分管经济的接待人员说，广州对外的住宿，已达到饱和点。展开说就是：广州现有对外客房3800套，约6000-7000个床位。交易会期间，可以住满；平时，就很可能“吃不饱”。交易会每年两次，每次20天，就是说，一年当中，只有40天可以吃饱，其余325天，就要“找米下锅”了。

说话的人举了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83年2月6日刚刚开张营业的“白天鹅宾馆”。白天鹅无疑是当时广州最好的宾馆，拥有近千套客房，现代化宾馆的五大系统应有尽有，设备豪华，建筑新颖。但很多人担心房价太高，客商住不起。有人甚至由此断言：“白天鹅”很快就会垮台倒闭。悲观论者进而提出：白天鹅宾馆有没有建设的必要？就连白天鹅宾馆的负责人，心里也没底，只能默念六字真言“摸着石头过河”。他们私下念叨：客房利用率能够达到70%，就谢天谢地了。

事实上呢？“白天鹅”开张营业不到半年，客房利用率就超过了70%。日营业额逐步上升到10万元外汇券。到了8月，客房利用率为87%，日营业额接近15万元外汇券，餐厅、商场的营业额也跟了上去。预言家认为马上要倒闭的白天鹅宾馆，居然开始用盈余偿还银行贷款利息了。

到了秋季交易会期间，“白天鹅”不仅客满而且“超载”。连“总统厅”的会议室、会客室甚至职工用房，也成了专给外国客商用的“集体宿舍”，一室6床。还是容纳不下，不得不把部分旅客送到番禺、佛山和南湖等地的宾馆过夜。

据1984年2月7日《南方日报》报道：广州白天鹅宾馆开业一年，获纯利润1282万元，香港投资者霍英东深表满意。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另一面

上世纪90年代，我到德国留学，经常会到一些德国人家中做客，总是在他们的起居室里看到他们已经去世的父亲或其他男性长辈的照片。令我吃惊的是，这些照片上的人常常是穿着军装的纳粹军官。

在我看来，这些纳粹军官都是嗜血如命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怎么可能跟我的同学或同事联系在一起呢？慢慢地，我也开始了解到，这些军官和士兵，也曾是母亲心中可爱的儿子，妻子眼中体贴的丈夫，孩子们想要对他撒娇的父亲……他们也都曾有一个温暖的家，过着平静的生活，后来他们应征入伍，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在亲情的链条中，他们当然也是其中的一环。

有一次，我在做季羡林留学研究的时候了解到，在他博士答辩阶段的紧要关头，他的老师瓦尔德施密特(Ersnt Waldschmidt, 1897-1985)也曾当过纳粹的海军军官，并曾加入纳粹党，成为反动组织纳粹德国教师联盟的成员。但他同时又是一位印度哲学家、印度及中亚考古学家，也是季羡林的老师。

每一个生命都有其复杂性的一面，以贴标签的方式将之简化并不可取。

●随手拍

手不释卷

图文 陈赞发

清早，一个在街边卖揭西细粄的姑娘，正捧着一本厚厚的书看得入神，而对生意却似乎有点不太上心。在当今人们几乎时刻“机”不离手的年代，一个年轻人还能如此手不释卷，实属难能可贵。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一号界碑”

方才，大雨如注，刷刷落下的雨线，急促敲击着伞顶，腾起的雨雾迷蒙，视线所及，郁郁叠翠，密密匝匝，那蔓延无边的是红树林，北仑河口自然保护区内的连片红树林，是中国大陆海岸连片面积最大的海湾红树林。

雨水渐缓时，我已经站在一座小山坡之上。这里是广西防城港市东兴的竹山村，位于北仑河出海口，茂密树冠的大榕树旁，是一座碑亭，竖立着一块饱经岁月沧桑的界碑。在亭台的顶端，画着伏波将军马援的画像。伏波将军是古代对将军个人能力的一种封号，最为著名的当属东汉名将马援。

1883年底，法军进攻驻扎越南北部的清军与黑旗军，中法战争爆发。1885年6月《中法越南条约》签订，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自宋以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与越南的“藩属关系”结束。1887年3月，清政府派出钦差勘界大臣、鸿胪寺卿邓承修，历时7个月，其间经历了据理力争与军民共同抗争，挫败了法国对白龙半岛、江平等中国领土的侵占图谋，最后邓承修与法国勘界使臣狄隆在越南芒街签署了勘界文约。当时竹山至垌中一带属于广东钦州管辖，清光绪十六年四月(1890年4月)，立下“一号界碑”。界碑材质是沿海所产的海蚀岩，碑的正面书“大清国钦州界”，另外一面书“大越”(越南)。碑高1.7米，宽0.7米，厚0.4米。碑文为当时清政府界务总办、四品顶戴钦州直隶州知州李受彤所书。史料记载：“广东全界四百华里(一说四百五十华里)，陆界仅五十华里，其余均以河为界。”两国以河流的主航道为界，因界碑不能立于河内，故而立在双方靠近航道的陆地上。

“一号界碑”不远处，一只巨大的石球置放在石坛上，刻着两个字——“零点”。中国大陆海岸线东起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口，西南至广西东兴市北仑河口，全长18400多公里，竹山是起点。竹山也是广西“沿边公路”的起点。

站在北仑河边眺望，河水舒缓地从眼前流过，雨水又浓密了起来，对岸的山与树青黛朦胧。幽静的路旁，艳红的花朵绽放在树上，当地的朋友说，这是凤凰花，也叫毕业花，花树繁茂的时候，一届学生就毕业了。

父亲又得罪人了

□浊酒布衣

父亲又得罪人了。

父亲年过八旬，有高血压征兆，家里人希望他把酒戒了。他坚持了大半年，临到要过年，又悄悄开始喝上了。在被大家知道后，他表现得强势、执着。那天，他在吃团年饭时，在酒桌上大谈国际形势，似乎指点江山，舍我其谁，普京、特朗普都不如他，更别说开火车和当修理工的两个女婿。女婿不给他喝酒，他就生气、摆老资格，还大嗓门骂人。本来欢喜的团年饭，被他一闹，气氛全无。

饭后母亲满怀歉意地对大家说，以后大家吃饭就不要喊我们了，老头子头脑不好，只会影响大家。

一

父亲从前不是这个样子。他生在四川农村，招工到了铁路上。没上过一天学的他仅靠上扫盲班，学会了写信、看报纸。后来在崇山峻岭间修桥梁时，他头部因工受伤，背脊上留下道尺多长的疤。母亲一直说就是因为那次工伤，他才变得脾气暴躁。但姐姐和我小时候都没少挨过他的揍。

父亲的老工作证上写着“铁路隧道工”。他的工作是不论严寒酷暑地挖涵洞、拌砂浆、绑钢筋。他总是奋不顾身，回家时头发上经常全是水泥灰。他曾有机会转到不用风吹雨淋的木工班，但队长说舍不得他，他就留了下来。为此母亲没少数落他。读书少、没特长，他错过了不多的机会，只有一辈子当“小兵”。

他不会交际，不认识什么人也不愿求人。我中考的时候，成绩挺好，如果当时报铁路系统的中专，出来不仅有工作，还是干部身份。填志愿的时候，父亲坐火车到他单位局机关找门路，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据说连管教育的处室门他都没好意思进去。

他不会挣钱。除了拿份工资，没有别的本事。实在很穷的时候，他也曾去贩卖点山货，但认不准秤、算不来账，还找错钱。有回在菜市场，他因为收到一张假币，被冤枉进了派出所。但他就是这样，心气高，能力差。

他省吃俭用，衣着打扮全不讲究。有几回，他穿着洗得变形已看不清原来颜色的衣服，骑单车十几里去看望不怎么熟的朋友，他觉得大家都是老乡，就算对方是师长局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底层的布衣，难免被别人在背后取笑。唯有他浑然不觉。

铁路单位在野外作业都条件艰苦，要长期干重体力活，他和很多工友一样，养成了喝点高粱酒解乏的习惯。他自觉海量，其实酒量不好。在家里没人陪他，一个人能对着盘凉菜喝两个小时。独酌浊酒，他兴许也觉壮志未酬，但他酒品非常差，喝多了就废话连篇，碗啊盘子经常一起遭殃。

二

跟着他，我们长期住棚户区那样的房子。姐姐和我都不好意思让同学到我们家来。姐姐曾没钱去交课间餐费。而学校春游时，别的同学带水果带面包，我口袋里只揣着两毛钱，只能买包葵瓜子。

但他很早就把我们姐俩送去上学。为了给没有当地户口的我们报上名，生性腼腆的他曾拎了捆菠菜送到老师家。很多个早上，他天不亮就把我们喊起床，让我们即使打着瞌睡也要拿本书早读。母亲让我们帮忙做家务，他总拦着，说让她俩看书。家里实在没钱的时候，他把从老家带来的天麻拿去卖，给我们交学费。

从小没住过好房子的姐姐，后来自己开起了旅馆。父亲就去帮忙值班十几年，烧开水、大半夜起来给客人开门。他不要姐姐的钱，夸口说自己退休工资花不完——呵呵，他的退休费能有几个钱。

他常年穿单位发的工作服，条件好些的时候，却塞钱让我们姐俩去买大衣。他可以一条裤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却最满意我们穿皮啊毛的。有回我穿条文艺牛仔裤，他估计忍了半天没憋住，说你裤子上怎么有个洞？有时我骑电瓶车去看他，他又操心，你怎么没开小车？他自己却住着单位在火车站边建的集资福利房，小小的几十个平方米，每天听火车隆隆地过。

我挣钱后给他买茅台酒喝。在绍兴看到有很好看的瓶子装的老黄酒，我也装在行李箱里辗转多地送给他。他都藏在床底下，说要存着，和远在老家的大舅哥一起喝。

三

那天过年饭后，我送姐夫回单位，路上把父亲的苦难革命家史又述说了第N遍，请他多担待。我拍着方向盘，说：“你的连襟是工程师，在他嘴里就是个‘修理工’。他没有什么文化，是大老粗、老糊涂。”姐夫摆摆手说：“我知道，还跟老丈人计较？”我继续吐槽：“都八十了自己啥都不会，去年生病住院，做CT还不是靠你们把他抱上抬下，酒一喝全都忘了。”

人到中年，各自为生活所累，我们去看望父亲的时间总是有限。他眼睛越来越花，有时迎面看到，都不能马上认出是我，所以他的高兴也往往会慢一拍。但他还是那么啰里吧嗦的，现在倒是不给我讲人生大道理了，下意识里可能认为我知道的要比他多。但一有机会他还是会跟我分析国际形势。我只能兜着圈子跟他表达“不要再喝酒”的恳求。

我每次走的时候，他总是要下楼来送我。隔着车窗，我却看他仍在四处张望着找我。不禁想起从前外地求学离家时，他在火车窗下追着送我的情形。我摇下车窗，对他招招手，他凑上来。我笑盈盈地问他：“有没有想到哪里玩？我带你去。”他认真地想，说：“拉萨、海南。”我逗他：“你最关心台海局势，台湾去不去？”他说：“那要不少钱吧？”我心想，那还能让你掏钱？

今年元宵节的时候，城里放起了大型的焰火。我牵着女儿的手，听她不住地欢呼。我忽然觉得非常遗憾，居然没想到带父亲来现场。如果他能和我姐俩一起看满城的美丽焰火，该多么高兴啊。

香荷包

□宋增芬

年年端午，今又端午。每逢端午前夕，母亲就开始采艾蒿了。她一直有这个习惯。

艾蒿，有的地方称艾草或者艾叶，在沂蒙山区，多数还是称艾蒿。母亲和姥娘一样，最懂得分辨真艾蒿还是水艾蒿，我却一直分不清。

采艾蒿有两个最佳时节，端午节和三月三。三月三的艾蒿最细嫩。正宗的艾蒿味道清香、厚重，水艾蒿的味道则显清浅。但在外形上，我还是分不太清，小时候总以为长得高的是水艾蒿，矮小的就是真艾蒿，却每每都认错。

三月三这天的艾蒿据说入药也最好，很多人都会收集起来，晒干备用。扭伤了脚啊胳膊的，用艾蒿水烫一下，就能去痛消肿。另外一个用处是煮鸡蛋和做荷包蛋的时候，放一把艾蒿到锅里，会有特别的艾香味。有诗说“风来蒿艾气如薰”，可见艾蒿的香味古今相同。

艾蒿的第三种作用，是用来缝制香荷包。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荷包做法有许多种，用途也不一样。这里所说的香荷包，是端午节专用的，种类不少，在岱崮的村里做得最多的就是“艾香包”。

做“艾香包”是有讲究的，先用红绿等各色绸缎缝制成小巧的荷包，系上相配的线穗子。还要捡端午早上最香最嫩的艾蒿，装进荷包里，缝好后，挂在胸前或装在口袋里，淡淡的香味，久久萦绕不去。

小时候，我家没有绸缎可用，姥娘和母亲就用很薄的布来代替。形状多是做成圆形或者桃形的，颜色总体以红色为主，线穗子就多彩一些，只要不是黑白两色，其他都可以。缝进了艾蒿的荷包，除了祝福，更有祛邪辟邪的意思。当然，香荷包中还有装朱砂的、装沉香的……根据功用和喜好不同，装的东西不尽相同，意义也各不一样。

现在的旅游景点里，常有各种荷包摆在摊上卖，已成为纪念品和装饰品。但万变不离其宗，寓意还是“吉祥”“消灾”。

“不肯竞桃李，甘心同艾蒿”。小时候，我戴过很多香荷包，可惜我没有学会做荷包。儿子出生后，母亲也给他缝过，我依然最喜欢艾蒿味的香荷包，因为那香气里有不变的亲情和难忘的回忆。

乡音

滩底古荔，绿红千年

□庞世武

荔枝红了 资料图片

迎着五月的烈日骄阳，怀着对千年荔枝的敬畏与好奇，踏进高凉泗水这片红色土地。沿路就看到漫山遍野的荔枝林，正用火红的颜色向远道而来客人诉说着满腔热情。

红彤彤的荔枝林，把那山坡、村边染得红红的，真有“红云几万重”的观感。饱满的荔枝穿着红衣裳，把树枝压弯了“腰”，低头礼貌地迎接着客人。有些红果则躲在枝叶后面，像害羞的小姑娘，只露出半边红红的脸。

“人生只百年，古荔有千年？”踏进滩底古荔贡园，我瞻望到千年之久的荔树容颜，感受千年荔树的生命奇迹。贡园有三个区，荔枝古树成群，品种齐全，有千年种荔历史的面积达250亩。现存超500年树龄的古荔树102棵，千年古荔38棵，印证了人们所说，这里就是粤西地区活生生的“荔枝博物馆”。据说在贡园一区，有三棵千年荔树。我见到有两棵依旧枝条茂盛，参天生长，硕果累累；另一棵却只剩下粗壮的主杆，长出几条新枝，新枝上竟也结出串串新果。古荔树表皮粗糙、肌肤黝黑，那是1600多年的岁月印记。细看有一棵树的厚皮上有个洞，洞穴内竟藏着个小青蛙。

我不禁感叹：这是千年生命的奇迹，一半是夏天的绿，一半是鲜红的果。

站在古荔树下，我想用仰望的目光，去丈量古荔树的高度，却量不出古荔树的年轮；想用平仄的言辞描述古荔树的身世，却无法记录古荔树的生平；唯有在嘴里含品一粒荔枝的清甜，竟似乎诠释了我心灵上所有的谜团。人们传颂胡杨千年不倒，那或许只是美丽的传说，但这里千年古荔树依然生机勃勃、果实累累，这才是真实的“千年不老”。

遥想数千年前，华夏大地正处东晋或南北朝时期，高凉泗水的“长岗岭遗址”“隋唐生活旧址”，均印证了祖先曾在远古时期就种下了荔枝苗。而那当年的新苗，历经千年风雨的洗礼，经历千年风霜的沧桑，如今仍在村落的房前屋后开花结果。看着眼前幢幢小楼小院的袅袅炊烟，屋前、窗后那绿绿的树、红红的果，忽觉“半夜忽生乡土梦，屋前屋后荔枝香”。

在崇山峻岭的高凉大地，四条小河汇合的泗水，四季如春，景色秀丽，“牛山曲径、猪岭幽林、仙姑印石、鱼翔龙胆、凤翥鸭峰、陵园浩气、关浩雄风、虹翻雪浪”等景点，就是远古时代泗水祖先过着刀耕火种生活的地方，是祖先植下古荔幼苗的地方。一代又一代人凭着对这块土地的热爱，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古荔园荔树的一个又一个春夏，迎来荔枝产业一次又一次的发展。

我不由浮想联翩：千年荔园，是否也有荔园三结义？是否也有一代诸葛孔明的羽扇纶巾？相传千年前，荔园内外，曾留有冼太夫人传播华夏文明的身影，还有冯太守奔走各荔园的足迹，传颂着潘茂名荔园治病救人动人故事。

走在清幽的贡园，小鸟在鸣叫，诉说着宁静，摘果汉子，站在竹梯上摘下丰收的喜悦。而园外车辆来来往往，沿路小商贩停放着装满红果的小车，热闹非常。我只想说：青山易老，古荔年年结新果；岁月悠悠，泗水岁岁展新姿。